

• 研究报告 •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论治外感热病 思想探析

孙放, 伍照楚, 蒋锋利, 任士杰, 王金娥, 张立山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 100700)

摘要: 张锡纯是近代中西医汇通大家, 他在医理、医论、药解等方面都有许多创见, 其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均有体现。在外感热病方面, 他主张寒温统一, 以寒统温, 分六经辨治, 法宗《伤寒论》, 又根据时代的物化特点和时人体质特征变通用药、创立新方, 补充了《伤寒论》中治疗温病方药的不足, 同时注重固护脾胃、扶助正气, 用药方面倡导三因制宜, 并强调脉诊在把握疾病的表里、虚实、病势的进退方面的作用。可见, 张锡纯治疗外感热病遣方灵活, 中西汇通, 博采众长, 古为今用, 在临床上有很大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 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 外感病; 热病; 寒温统一

Discussion on academic thought of ZHANG Xi-chun on the treatment of external heat illnesses from *Recor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ombination*

SUN Fang, WU Zhao-chu, JIANG Feng-li, REN Shi-jie, WANG Jin-e, ZHANG Li-shan

(Dongzhimen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ZHANG Xi-chun was a modern master of the converg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he had many innovative ideas in medical theory, medical theory, and pharma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which were recorded in his masterpiece *Recor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ombination*. In the area of external fever, he advocates the unification of cold-induced and warm diseases, the use of cold to unify warmth,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reatment into six meridians. He also varied the medication and created new prescriptions based on *Shanghan Lun* and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people of the time. This complemente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prescriptions for treating warm diseases in the *Shanghan Lun*.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focused on strengthening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nd supporting the righteousness, and advocated three factors in the use of medicine. He also emphasized the role of pulse diagnosis in grasping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excess and deficiency, and the tendency of disease. It can be seen that ZHANG Xi-chun's treatment of febrile disease of external origin is flexible in prescriptions, with the converg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pproaches, and the use of the past for the present, which is of great clinical guidance and inspiration.

Key words: ZHANG Xi-chun; *Recor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ombination*; External diseases; Heat illness; Unification of cold-induced and warm diseases

外感热病在任何时期都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具有传染性的疫病更是威胁生命健康的重要因素, 其治疗具有重要的医疗卫生价值。张锡纯是清末民初时期汇通中西医学的代表人物, 他深习古方, 尊《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及《伤寒杂病论》, 又悉心钻研西方医学理论, 主张衷中参西, 在外感热病的治疗方面颇有建树, 主张寒温统一, 提出“天地戾气, 其中含有毒菌, 遍境传染若役使然, 故名为疫”, 治疗以“逐不正

之气为主”, 而温病“乃感时序之温气, 或素感外寒伏于膜原, 久而化热, 乘时发动, 其中原无毒菌, 不相传染”, 治疗“惟务清解其热”, 明确指出了疫病与温病的区别, 立法既继承《伤寒论》中的方药思想, 又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治法方药, 笔者以其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为切入点, 对张锡纯治疗外感热病的学术思想进行总结, 以期临床工作提供学习和借鉴的治疗思路。

通信作者: 张立山,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5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 邮编: 100700, 电话: 010-84013136

E-mail: lszh111@sina.com

寒温统一，以寒统温

古代医经对疾病命名的原则不一，概念层次不清，且对于伤寒与温病的定义多有混淆，给研究伤寒与温病的后世学者带来了诸多困扰。

张锡纯根据《伤寒论》太阳病篇中太阳病关于伤寒、中风和温病的论述，提出了太阳病的新三纲理论，将太阳病分为中风、伤寒、温病三部分，认为“《伤寒杂病论》一书，原以中风、伤寒、温病平分三项，特于太阳首篇详细言之”。三者起病之初均在太阳经，具有不同的临床表现，伤寒“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中风的“发热，汗出，恶风，脉缓”，温病的“发热而渴，不恶寒”。过经之后，三者传变途径相似，遵从六经传变规律，“皆在于足经而兼及于手经”，且温病化热较伤寒与中风迅速。因此，伤寒与温病“始异而终同”，治疗亦是如此，发病之初，病在太阳，病伤寒可用辛热药发汗，温病则用辛凉解表，即所谓“始异”；病传阳明之后，无论寒温皆宜治以寒凉，而大忌温热，即是“终同”。因太阳病阶段温病与伤寒治法有异，在太阳病篇分论其治法，而传入阳明后二者治疗无甚不同，就只是论述某经中见某病或某证用某方治疗。所以，张锡纯认为温病之治法详于《伤寒论》，可以以伤寒统温病，分六经辨治温病^[1]。

三分温病，异法方宜

张锡纯根据发病节气、感邪后即发或伏而后发的不同，提出“温病大纲，当分为三端”，将温病划分为春温、风温、湿温三类，在《医学衷中参西录·医方·治温病方》中对此进行了详述。

风温为外邪引发，同伤寒一样需要汗解，此汗解在于“调剂其阴阳”，宣通气机，使病机外越，达于皮毛而为汗解，如清解汤、凉解汤、寒解汤、和解汤以薄荷、连翘、蝉蜕之属发其汗。春温为冬月感邪而不即病，而邪伏膜原，阻塞脉络，不能宣发，郁而生热，至春天阳气生发，内蕴之热与外感相引发病，即《素问·生气通天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之证。从张锡纯病案来看，他认识到了春温患者多因郁热日久兼有阴虚，因此相较于风温，春温早期就应重用清解并加入养阴药顾护阴液，这部分内容虽然在原书医论中未有提及，但确实是春温治疗有别于风温的关键，临床上应当引起重视。至于湿温，为湿气随呼吸之气传入上焦，窒塞胸中之气，营卫不通，外证类似外感的周身拘束而自觉寒凉，而内则见胸膈痞闷、大便泄泻、小便短涩赤黄等证，其特征是舌苔白而滑腻，微带灰色，治疗当用解肌利小便之药，方如宣解汤，或选用张仲景之猪苓汤加连翘、去阿胶等，使湿邪由汗与小便而出，此法与张仲景发汗、利小便以及吴鞠通宣上、渗下之治湿法有异曲同工之处。

法宗仲景，传承创新

张锡纯认为外感病的治疗应当以寒统温，分六经辨治，温病之治法亦在《伤寒论》六经辨治之中，张锡纯治疗温病亦取法于张仲景，但根据自己对药物特性的理解，结合温病的病机特点以及当时气候环境、人身禀赋的变化，对张仲景原方比例或药味进行调整，或法仲景意另制新方。

如太阳病篇大青龙汤，兼治伤寒及温病，用治温病时，每重用生石膏至四两，又恒以连翘代桂枝；再如小青龙汤，伤寒、温病皆可用，但治温病时宜加生石膏至一两。阳明病篇中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承气汤、茵陈蒿汤、梔子柏皮汤皆可用伤寒与温病传经已深者。少阳病篇自拟通变大柴胡汤，用柴胡以解少阳在经之邪并以升提之性防邪气下陷，大黄以下阳明在府之热，薄荷散表邪、知母滋阴佐之。少阴病篇中，以黄连阿胶汤加减制坎离互根汤，石膏、人参并用，解少阴之实热，并能立复真阴，辅以茅根助肾气上升与心火相济也，玄参，清浮游之热，又能协同鸡子黄以滋肾补阴。厥阴病篇自拟通变白头翁汤，治疗厥阴热痢下重兼阳明热炽，以白头翁、秦皮、生杭芍、地榆以清热；三七、鸦胆子以化瘀生新，治肠中腐烂，而又重用生山药以滋其久耗之津液，固其已虚之气化。

三因制宜，制方灵活

《素问·异法方宜论》载：“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张锡纯立足经典，亦主张“因时、因地、因证、因人，斟酌咸宜”的治疗观念，认为临床应做到三因制宜，综合天、地、人三大方面的因素，变通用药。

1. 因时制宜 张锡纯治疗外感病虽本于《伤寒论》理法，但他认为应辨别古今，强调“时代变迁，人之禀赋各异”，张仲景时代之人“禀质浑穆”，而清末之人“禀赋不及古人”，阴分本自不足，且易于耗伤。因此，应用《伤寒论》中的方剂时，应酌情加用寒凉药或调整药物分量、比例，如应用小青龙汤时降低麻黄、桂枝、干姜、细辛的比例，或加石膏；大承气汤中减枳实、厚朴用量，以防耗伤阴分；麻杏石甘汤石膏用至麻黄10倍量，或以薄荷易麻黄。

此外，季节不同用药也应进行调整，如他认为平时使用阿司匹林治外感，服用半瓦(片)即可，而天气寒凉之时，须服至一瓦，或至瓦半。

2. 因地制宜 不同地域的气候环境、物化条件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对于患者的身体特质、疾病易感性和疾病的治疗也有一定影响，这一点在外感病方面尤为突出。如温病初起，于南方用银翘散、桑菊饮等清解之剂即可解表，而在北方则选用三解汤，使用汗解之法；对于暑病，南方偏湿，故用天水散利湿以泻热，北方偏燥，则在水散原方的基础上，加朱砂以防暑气内侵，加生石膏、薄荷冰以加强解热透表之功。

3. 因人制宜 张锡纯认为“外感之著人,恒视人之禀赋为转移”,感受外邪之后,由于人的体质不同,邪气易感性和寒热转化趋势亦不同,治疗也随之而异。如富贵中人“麻黄必至二钱始能出汗,大黄必至三钱始能通结”,而劳碌之人“直有用麻黄至七八钱始能汗者,若大便燥结之甚,恒有用大黄之两余大便始能通者”;小儿为“少阳之体,阴分未足”,因此最不耐热,易伤于暑,治疗用甘草与滑石浓淡相济以清暑热与阴虚之热,以山药固护元气,滋养真阴,时时顾护阴液。

顾护脾胃, 培补正气

张锡纯治疗外感病时十分重视扶助正气,具体可见于以下几方面:首先,重用石膏,多佐以扶正之品,如阳明经热,素体禀弱者应投以白虎加人参汤以生山药代方中粳米,以生山药兼能固摄下焦元气,使元气素弱者,不至因服石膏知母而作滑泄,且生山药多含有蛋白之汁,最善滋阴,人参助石膏以逐除下陷之热邪。

其次,攻下审慎,承气力猛,应用不当会导致诸多变证,因此张锡纯于阳明腑实证先投以大剂白虎汤,不通者酌加玄明粉、蜂蜜或柿霜,甚者予白虎承气汤,以白虎汤去实火以复真阴,然后少用降药通之,标本正邪均顾,可避免承气汤误用之变证,且无药后不解之虞。

再者,病久者,常以扶正之品以助阴阳调和,助邪外达。如温病多日,病邪欲还太阳作汗,而其人体弱或阴分亏虚不能应阳者,宜用滋阴益气之品,如潞党参、生黄芪、生地黄、玄参、枸杞子、山萸肉等和阴阳以助汗。

详参脉诊, 紧扣病机

辨脉可知病之表里寒热之多少,如治伤寒脉浮兼见洪象,此为邪入阳明,且太阳之证未罢所致,治用凉水石膏饮。方中取凉水之轻浮,甘草之甘缓引石膏上升而不下趋,又佐麻黄泻肺定喘散太阳之余邪;兼见弦象为伤寒温病表证未解,而大便已实,可用通变大柴胡汤,方中用柴胡防邪下陷又解少阳经之邪,大黄以下阳明在府之热,防风、薄荷防邪内陷,知母清热滋阴,而使表里双解;浮洪而兼见滑数者,为胸中素有实热,又受外感所束,予犹龙汤,以青连翘发汗,生石膏、牛蒡子、蝉蜕兼清透里热。

按脉可辨阳明之虚实,如脉洪滑而长按之有力,阳明证实气旺;脉虚数、细微、细数、结代,为阳明邪盛气弱阴亏,弦脉兼见无力亦是不及之脉,多由正虚所致。

审脉可察邪之进退,如“脉象浮而有洪象,此其病虽连阳明,而仍可由太阳汗解也”;“温病多日……脉象浮数而细,关前之浮尤甚……此乃外感重还太阳而欲作汗也”;若“其脉左右皆浮弦有力,此病系在太阳而连及阳明少阳也”。

此外,应注意兼证之有无,如“脉洪滑而渴,阳明腑热已实,原是白虎汤证。特因头或微疼,外表犹似拘束,是犹有一分太阳留连未去”,如此方可脉证合参,准确把握病机。

小结

中医药在不断地治疗疾病及经验积累中发展出了许多特色的学术流派,它们都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疾病的治疗各有其优势和针对性。张锡纯在治疗外感病方面颇有建树,他以六经辨治外感病,将寒温统一起来,以寒统温,对于伤寒的治疗大致同《伤寒论》,对于温病的治疗更加注重清解与透邪,临证喜重用石膏,以大剂白虎汤治疗寒温热病,辨证时重视脉诊在反映病情病势方面的重要作用,主张三因制宜,处方用药时注重顾护正气,常用党参、生黄芪、山药、山萸肉等辅助正气之品。此外,他对于许多药物特性的阐述和应用突破了前人的适用范围,如他认为薄荷者能将足少阳之邪引入手少阳,借径于游部作汗而解,又能宣透脏腑,贯穿经络,入少阴搜邪透络而不益耗阴津。虽然未必尽有如他所言之效力,但对于启发临证用药新思路有一定意义^[2]。

综上所述,张锡纯对于热病的认识虽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如以六经统温病并不能完全覆盖温病的所有转归证候^[3],但瑕不掩瑜,张锡纯在治疗外感热病方面对于石膏的运用及多个自拟方的制方原则均对热病的治疗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翁奎坤.关于张锡纯伤寒学术思想的整理与探讨.中医药学刊,2006,24(7):1263-1265
- [2] 曾晨,周慧,谢春光,等.浅析张锡纯“取象比类”以药性解药用.中华中医药杂志,2021,36(12):7411-7413
- [3] 陈茂蒙.张锡纯以六经辨证统一寒温学术思想的探讨.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2009

(收稿日期:2021年11月19日)